

垄上评诗

为了此时，有多么漫长的等待

——读阎志长诗《时间》

□ 朱必松

根据爱因斯坦的量子力学定义,宇宙间并不存在时间。时间或许只是空间与运动的维度。正如爱因斯坦自己所言:“像我们这样相信物理学的人,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顽固的幻觉。”然而,如果时间是一个维度,它看起来就不像是三维空间的维度,而是一个四维空间和多维空间的维度。而阎志的长诗《时间》着重标识的是一种传统文化在东西方文明互相渗透与激烈碰撞下的文化赋能,诗人试图在现代性中解决生命伦理与自然主义诗学,“脐带之血的赙续”“血脉的正宗”“时间悖论”,康德哲学的“二律背反”等问题,康德利用宇宙的自由因果性来解释知性本身超经验的必然结果。阎志《时间》也蕴含着追问,但显示的是一种时间展示的结构。它所揭示的时间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态。它不是平面的静止的,而是立体的运动的。这种尝试蕴含了特别的文化和象征意义。这正如弥尔顿所强调的,“时间的穿越是生命体验中本质性的、明显不可还原的特征”。简单来说,就是活着,活着的我们随着时间向前。

博尔赫斯说,过去是构成时间的物质,因此时间很快就变成过去。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未来。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可能成为您的敌人。海浪的声音就是时间,从来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也就是说从未停歇,也永远不会消逝。海浪就等于时间,等于语言。对于这个世界是透明的,就像一根透明的红萝卜一样透明。语言也应该是透明的,锃亮的,亮闪闪的。

“现在就很好/我更愿意用/欢快的词语/祝福日渐老去的时间/也更愿意用/美妙的诗句/表达我们难以启齿的命运。”(《时间》之七)

“我们无法表达的那一部分/都在时间的后面/或者被时间遗忘。”(《时间》之八)

“海浪的声音是绛紫色的/与深蓝色的波涛合二为一。”(《时间》之十二)

阎志《时间》真正击中我的是第三章第22节:“没有菩提树的祈祷/是没有重量的/只有种一棵树/然后等待它长大/当你看到那棵茂盛的菩提树时/当那位僧人在树下坐了九年/当那棵菩提树飘下的第一片叶子/又长成一棵茂盛的菩提树时/那时你还不知道/为了此时有多么/漫长的等待。”这就是时间的法器,这就是生命轮回宏大的力量。

等待确实没有意义,对于被等待的人。你一路走来,你过去的种种,与别人的时间无关。这就阐述了时间与生命的哲学关系,时间与事物的所谓生存学的“戏剧”“道具”“魔法”,是所有戏剧化意义的自身生存和自身解蔽。

时光隧道是错乱或是凹凸的,正是这种褶皱让我们的记忆在另一个星球之中来映现记忆之痕迹。于是:“我走近那个少年/我紧紧地拥抱着那个少年,那个一直无法平静的少年。”(《时间》之三十八)

“我还要找寻我的父亲/父亲一直在小镇的山林中巡行/他一直是这片山林的主人/他是山林之子/他热爱这片山林/一如他热爱他的父母。他是山林之父/他热爱这片山林/一如他热爱他的孩子。”(《时间》之三十九)

这短章跨越了时空,叙述了时间的伦理。时间的法则是伦理的,这就是文化赙续、血脉相连、人伦和谐、家国情怀的大伦理,大的和谐和人间正道。

阎志在《时间》中写父亲的那部分诗歌有强烈的共情体验和炽热的情感性,是对时间概念作为一个生存论基本范畴的深刻理解。“时间”自身兼具了历史和伦理的双重意义。这“时间”是父亲的“时间”,也是父亲的时间。也是我和我孩子们的时间。既是过去的时间,也是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时间之舟”连接我与父辈们的血脉,同样也缔结我同我的孩子们驶向“未来的星际航船。”

重叠的时间是一帧重叠的心像,正像循环往复的命运,永无止境。阎志的长诗《时间》是一部思想之诗,思考之书。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老子“天下有始”的宇宙论和自然观的假设,由此引出标识时间原点的“古始”概念,并以“道法自然”的命题,确立了“自然”作为历史法则和伦理法则之共同本体的地位,作为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历史性的范畴。

在“道法自然”命题中,“自然”兼指自然之道体与自足之道性;该命题本意谓“道”永守其自古就有的德性。以“古始”概念为理论基石的老子时间哲学,是以自然本体论和相对时间观作为其核心要素的,其自然本体论要求人们返始复初,以虚静之心体,守自然之常道;也守人伦之常道,尊老爱幼、长幼有序、善良、上进、怜悯、慈悲、纾难助困、匡扶正义、正信正己等等正向价值观。其相对时间观要求人们挫锐解纷,以柔弱之心志,应古今之时变。

“不!不!不!/父亲从未离开/父亲已是这片山林之神/无所不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任何维度中/我都能感受到父亲的气息。”(《时间》之四十四)

一个人只有在失去父亲的时候才能深刻地理解父亲,这是人类必须面对的疼痛。人类终身在这种疼痛之中沉沦,并乐此不疲。这就是脐带之血,秩序守望中人性最大的秘密和密码。

“那是父亲告诉我/有些酒只能一个人去醉。”(《时间》)

同样的道理,有些路也只能一个人去走,注定没有同行者,注定孤独,注定没有过往,现在和未来,那就是从知识中追求真理的道路,我的一生只臣服于真理。

我只是一个精神上的漫游者、漂泊者。阎志试图通过长诗《时间》来缔造以父亲为滥觞的家族精神记忆和一幅全景性家族的历史拼图,塑造了一个一生以森林为灵魂皈依的森林之子的质朴可爱可亲的父亲形象。删繁就简,越简洁越充满了灵性和力量。诗人从生命的源头,领略着“父亲生命的平凡而壮阔、父亲的淳朴、静默而博大。”《时间》只是借助于《时间》的外壳来抒写了一个少年的精神成长史。时间的模样也只能是无影无踪。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与时间和解,与一切的人和事,与整个世界和解。

“我从童年醒来/看到了苍老的我/在山林中那座古刹的檐下/等待风铃响起/风铃响起时/我从少年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初恋时的样子。”(《时间》之六十一)

什么是时间?《时间》里的回答:“时间是殇/时间是奇点/时间是无/时间是轮回/时间是一次新的开始/时间是从开始前遗忘的终点。”(《时间》之六十八)

对于生命时间的不可逆,罗瑞利认为这是熵增现象的一种反映。就像我们无法通过减少一个系统的熵来使其回到过去的状态一样,我们也无法通过任何手段来使一个生物体回到其过去的状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时间的不可逆性可以被看作是熵增现象的一个特别例子。

“但时间依然有用/时间是我回到父亲身边/唯一的车票/在时间的循环往复中/我又看到自己/坐上驶向故乡的巴士/虽然拥挤/终能抵达。”(《时间》之七十八)

时间是有伦理的,时间也是有质量和重量的。时间是生物性的、物理性的,也是化学性的。时间就是存在的虚无。时间就是虚无的存在。时间穿越时空的隧道,一个父亲对另一个父亲的回忆,一个少年对另一个少年的回忆,一个中年对另一个中年的回忆,一个老年对另一个老年的回忆。时间是有,时间也是无。时间是宿命论的,时间是悲剧形态的。时间也有幸福和喜剧的形态。在时间的长河中,一位叫阎志的诗人再也找不到另一位老诗人(父亲)的身影。因为每位父亲都是天启的诗人。

“时间是父亲从未停止的叮咛/时间是一只飞鸟/从未停歇的飞翔/时间是绝望的语言/无从表白。”(《时间》之七十八)

“我在虫洞之中/也在寻找那个宇宙/那个时空的边界吗/我也许寻找了一亿万年/终于看到了自以为是的边界/那是一片光芒四射的地方/我终于抵达/然后,我爬出来了/这是上一个宇宙上一个时间的终结?还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对于我。”(《时间》之八十四)

“想象/越过恒河沙粒般的星系/我的生命终于停止了/我生命终止的那一刻的想象到达的地方/难道就是时间的边界吗?”(《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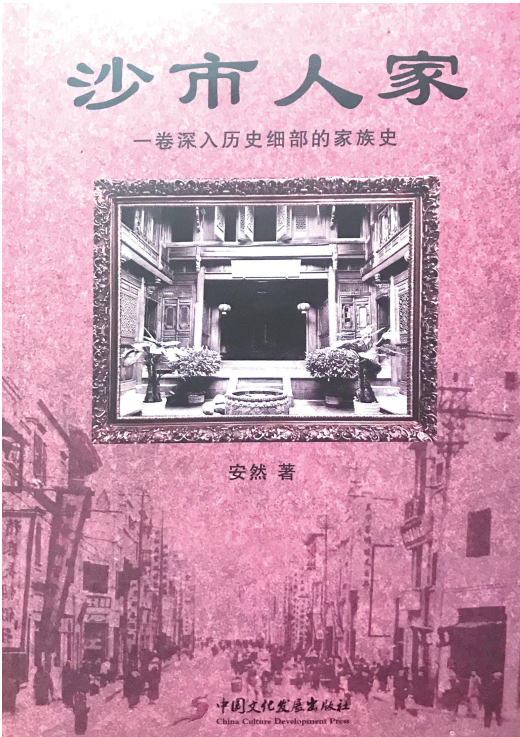
时间有边界吗?也许,一个乡村少年出发的地方,一个想象到达的地方就是时间的边界。可能给时间最好的答案,就是:一位高僧也一直在冥想,他在嵩山西麓面壁九年,终于吟出“未生我前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其实,这也是诗人自己对这时间的回答,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宣言。少年想象着风铃的样子,抬头看着变幻的白云,明天是一个适合重新表白的日子,明天也是一个适合重新出发的日子。

序跋选粹

一卷深入历史细部的家族史

——安然《沙市人家》序

□ 黄大荣



散文体的《沙市人家》,致力展现沙市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与时代变迁,展现老沙市传统家庭的古朴厚道与勤勉善良,还有我们的父辈那一代人的坎坷与遭遇、执著与追求,以及作者自己一些人生场景的所历所感。是沙市百姓人家生生不息、传承演进的历史见证。

沙市虽然是个小城镇,但它曾经因为长江水运的地理优势和使河这条通往两沙运河连接长江的水道,使得沙市成为长江流域的货物集散地,成为令人向往的富庶之乡,其间确实有着很多值得记录的人才俊故事,包括家族的平民故事。

沧海桑田,如今这一切随着铁路与高速公路的兴起而日渐远去。沙市记忆,慰藉乡愁。

作者安然,本名曹祥安。荆州沙市第六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长江文艺》《阅读时代》《泰山文学》《青年博览》《湖北日报》《人文荆州》《荆州文学》《沙市文学》等报刊,出版过散文集《不止一个秋季》《沙市人家》。

读书笔记

奇巧浪漫而温情的意识流叙事

——浅析朱海珍中短篇小说集《奇迹》审美特征

□ 蔡先进



来,考上大学的林峰对她痴心不改,写信安慰鼓励她,给她无穷的精神慰藉;尽敬离家出走,遁入空门的结局让人扼腕叹息,但林峰不离不弃的慈悲情怀无意间稀释了小说的悲情,文本彰显的浪漫主义情调具有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在笔者看来,文学创作到了一定阶段,比拼的是情调、格调。祝贺朱海珍的小说上了一个台阶。

有许多小说作者往往喜欢把文本过程和结局写得异常悲惨,以为这样才能打动读者,才会产生更深的艺术感染力。殊不知这种悲观到极端的创作手法,有失单调乏味,乏善可陈。其实,作为一名专业读者,笔者更倾向于那种悲喜交集、爱恨交织的艺术境界,这样的境界比“把人往死里写”更有艺术魅力——我们的文学作品不能仅仅呈现绝望,还要让读者看到生活的温情或人生的希望。让人欣喜的是,朱海珍的小说不仅让人看到了悲情,而且浸润着温暖温馨的情怀——这是她的小说第三个显著特征。其实上述《奇迹》《梦中的婚礼》《鲤鱼跳龙门》等小说既构思奇巧,又洋溢着浪漫主义情调,还让读者领略到弥足珍贵的温情。《么妹》用散文笔调讲述了一个悲壮的故事,么妹在手术台上切除子宫,儿子出生几天后不幸夭折,丈夫小牛心灰意冷,沉溺于抹牌赌博,输光了家产,最后将么妹也赌输了,无奈么妹躲到荒僻的河边。这时,一条名叫“欢欢”的狗出现了,大白狗欢欢给“我”带路找么妹的微妙细节,以及欢欢与么妹亲昵相依相偎的场景,见出作者的用心良苦,让这个细节和这幕场景的精心描摹与营造,读来让人如沐春风、倍感温暖和温馨。

本书只有两篇中篇小说,除了《鲤鱼跳龙门》、《桃园》是比较成功的一篇。《桃园》讲述了画家秋石与体育学院大学生桃花之间的一段至真至纯的爱情故事。桃花因与秋石谈恋爱怀孕被学院开除,接着遭遇车祸,父母双亡,她受伤失去记忆,被垃圾场的老瘪收留,在老瘪家种了一块桃园,含辛茹苦把女儿小桃养大;秋石失去桃花的消息,千方百计打听,均杳无音讯,于是响应

和个人史,肯定个人的历史表达权,让普通人能再现个人历史,乃是历史的主体建构,是一种典型的“我史”(康有为自传体回忆录名称)。历史可以、也应该由历史中的各色人物来讲述,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见证人。丰富的历史书写形式,才能让历史真实的细节和人物命运得以保存,给后世之人提供发掘、复盘历史真相的可能性。

安然的《沙市人家》采用文学化叙事,色彩斑斓。

她的叙述是这样开头的:当我们用缅怀的眼神目送着眼前这长江堤街下众多的老街古宅在改造中即将消失,残破的门楼静峙矗立着,承载数不尽的传奇故事,感月吟风多少兴衰变迁。我在这里驻足,我在这里寻找,缝缝之中,轻轻开启这扇通往往昔的回忆大门……

而她的题记,更有一种诗写意味:总觉得我是属于你所在的那个年代,却没能与你同时期。我试图着追上你的脚步,但却浮生未歇。于是,你的影像执著地驻进了我的心里。那里有寂寞的月,那里有静谧的窗,幽暗的灯盏映照着微微泛黄的书卷……

与你隔着厚重的时空,我却一直都在,从未远离。

时空交错,真幻杂糅的书写,融入了作家深挚的情感。这种情感或情绪,贯穿始终。

什么是人文精神?我以为是其核心是捍卫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尊严。安然在描述她的人物时,无论是她的前辈家族,还是与之关联的人物,都给予了基于人性的理解、尊重和爱。整部作品的感人之处,正是人性的温度。

《沙市人家》以家族为经线,不吝笔墨地横向展开它的纬度,将许多的沙市人家和沙市人,织成了一张绵密的人世之网,令作品的厚度大增,历史感与现实感相辉映。作者的采访、聚会、恳谈,一幅幅生活的浮世绘,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

是的,《沙市人家》不仅仅是作家的家族史,她在书写沙市的今昔,书写她认为值得书写的沙市人。这也就是她的史志价值之所在。

最后我想强调说,新文体的尝试是需要勇气的,但新文体的发展又是必须的。未来的文学天下,必定是新文体的天下。《沙市人家》是安然的一部用心之作,她把典籍、史料和资料,把她做的调查与考证,把她的亲历亲见融合起来,把历史的远景与现实的近景融合起来,把家族史与城市史结合起来,把历史叙述文学化,这种种的文体实验,令历史散文写作别开生面,为文体创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